

永懺樓隨筆之七十七

達摩年歲、原籍及來華年代之謎

——現代智識推理對胡適遺作「禪學案」觀點存疑之一——

馮 琦

達摩到底原籍是什麼國籍？是什麼種族？他是什麼時候到中國？他那時是多少歲數？他有沒有見過梁武帝？談話內容如何？

這些問題，始終仍是未解的謎。

已故學者胡適之先生在其大著「禪學案」內的：「菩提達摩考」一篇內說：

「公元七世紀道宣和尚作『續高僧傳』，全無達摩見梁武帝的記載。八世紀，淨覺和尚作楞伽師資紀，也沒有達摩見梁武帝相見問答之事。」

公元八〇四或八〇五年，日本僧人最澄來大唐留學，携回佛教經論多種返日，他後來在傳教大師全集卷二引用傳法記：

「謹案，傳法記云：達摩大師、渡來此土，初至梁國，武帝迎就殿內，問云：

『朕廣造寺度人，寫經鑄像，有何功德？』

達摩大師答云：『無功德！』

武帝問曰：『以何無功德？』

達摩大師云：『此是有爲之事，非實功德。』

不稱帝情，遂發遣過江，杖錫至嵩山。

『歷代法寶記』（大約是公元八世紀無住大師的弟子所作），記載如下：

「大師至梁，武帝出城躬迎，升殿，問曰：『和尚從彼國將何教法乘法衆生？』」

達摩大師答：『不將一字來。』

帝問：『朕造寺度人，寫經鑄像，有何功德？』

答：『並無功德，此是有爲之善，非真功德。』

武帝凡情不曉，乃出國，北望有大乘氣，乃至魏朝，居嵩山……」

柳宗元在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作大鑿禪師碑（六祖慧能），其中有句：

「梁氏好作有爲，師達磨鯁之，空術益顯。」

後世的景德傳燈錄的記載如下：

「十月一日到金陵。」

帝問：「朕自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

祖云：「並無功德！」

帝云：「何得云無功德？」

祖云：「此但人天小果，如影隨形，雖有非實。」

帝云：「如何是真功德？」

祖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可以世求！」

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祖云：「廓然無聖。」

帝云：「對朕者誰？」

祖云：「不識！」

帝不領旨，祖於是月十九日潛渡江北，十一月二十二日居於洛陽。（宋僧悟明聯燈會要卷二）

胡適指出上面幾段都是偽造的「神話」。「添枝添葉」云云，好像是柳宗元也不相信了。

胡適在「菩提達摩考」一文中又說：

「菩提達摩的傳說在禪宗史上是一件極重要的公案，禪宗尊達摩爲初祖，造出許多無稽的神話（禪學案第三集卷四二九三頁）」。在胡氏的同集「中國禪學的發展」卷二「中國禪宗的起來」（第一一五頁），胡適說：

「在五世紀（四七〇年左右），劉宋將亡之時，廣州來了一位印度和尚，做叫菩提達摩，因爲達摩從南天竺出發，所以

從海道。宋亡於四七九年，他到宋，宋尚未亡（舊說五二〇年始到，不確。按五二〇年爲梁武帝普通元年），他到過洛陽，曾瞻禮永寧寺，事見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因這書中嘗說：「達摩到永寧寺（五一〇年造，五二〇年毀，）自稱一百五十歲。」

「他來中國是四七〇年左右，到永寧寺大約是五二〇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國住了五十年。當時一個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國來，道不易行，所以自稱一百五十歲，大概由於印度是熱帶，人多早熟，早生鬚鬚，故自稱一百五十歲，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國後，將中國話學好，四處傳道，計在中國五十年，其道大行……」

胡適在「菩提達摩考」一文中的一些假設，和他自己在另文「楞伽宗考」之中的假設也有互相逕庭，又怎能苛求道宣與其他各年代作者的記載完全一致？

胡適在楞伽宗考的第二章「菩提達摩」內，這樣說：「關於菩提達摩的種種傳說，我會有菩提達摩考（胡適文存三集，頁二九三—三〇四），發表在八年前（一九二七），我現在把我的結論摘記在這裏。」

菩提達摩是南天竺婆羅門種。他從海道來到中國廣州，大約在劉宋晚年（約四七〇—四七五），但必在宋亡（四七九）之前，證據有二：

（1）續僧傳說他「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可證他來在宋亡之前。

（2）續僧傳（卷十九）的僧副傳中說，僧副是太原祈縣人，從達摩師出家，爲「定學」之宗，「後乃周歷講座，修習經論，並知學唯爲己，聖人無言，齊建武年（四九四—四九七）南遊楊輦，止於鍾山林下寺，……卒於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梁普通五年（五二四）也。」

「依僧副的一生看來，他從達摩出家必是在他二十多歲時

，約當蕭梁的初期（約四八五左右），因為建武元年（四九四），僧副祇有三十歲，已經離開北方了。

「舊說，達摩見梁武帝，談話不投機，他才渡江北去，見梁武帝的年代，我說是普通元年（五二〇）或普通八年（五二七），這都是後起的神話，並非事實，證據甚多：

① 續高僧傳全無此說。

② 僧副一傳可證梁武帝普通元年，達摩已在北方至少住了三四十 years 了。

③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或者在五四七）記達摩曾遊洛陽永寧寺，此寺建於北魏熙平元年（五一六），達摩來遊，正當此寺盛時，約當五一六至五二六之間。

④ 不但七世紀的道宣不記達摩見梁武帝之事，八世紀沙門淨覺作楞伽師資記（敦煌寫本），其中達摩傳也沒有此筆。

⑤ 這段神話起於八世紀以後，越到後來，越說越詳細了，枝葉情節越多了！可見神話是逐漸添造完成的。

舊說達摩在中國祇住了九年，依我們的考據，他在中國差不多住了五十年，他在北方最久，「隨其所止，誨以禪教」，道宣說他自言一百五十歲，遊化為務，不測於終」。

我們推算他在中國的時間，上可見劉宋之亡，下可見永寧寺的盛時，其間大約有五十年，印度南部人身體發育甚早，所以少年人往往顯出老態，很容易被人認作老人，達摩初到中國時，年紀雖輕，大概已被中國人誤認老頭子，他也樂得自認年高，後來他在中國住久了，真老了，只好自言年一百五十歲了（洛陽伽藍記也說他自言一百五十歲。）

胡適的「中國禪學的發展」一文第二章「中國禪宗的起來（一一五頁）說：

「在五世紀（四七〇年左右）劉宋將亡之時，廣州來了一

位印度和尚，叫做菩提達摩，因達摩由南天竺出發，所以從海道，宋亡於四七九年，他到宋，宋尚未亡，舊說五二〇年始到，不確，按：五二〇年為梁武帝元年），他到過洛陽，曾瞻禮永寧寺（五一〇年建，五二〇年毀）（事見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自稱一百五十歲。」

「他來中國是四七〇年左右，到永寧寺大約在五二二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國住了五十年，當時一個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國來，道不易行，所以自稱是一百五十歲，大概由於印度是熱帶，人多早熟，早生鬚鬚，故自稱百五十歲，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國後，把中國話學好，四處傳道，計在中國五十年，其道大行，尤其是在北方。」

請比較以上胡適文章三篇之間的矛盾：

（1）在「中國禪學的發展」的第二章「中國禪宗的起來」，（第一一五頁），他說：永寧寺是五一〇年造，五二〇年毀。但是在他的「菩提達摩考」一文內，他說：永寧寺建於熙平元年（西元五一六年）……至永熙三年（五三四年）全寺為火所焚，火延三個月不滅。

胡適自己考據出來的，他自己的結論都會有互相矛盾，到底永寧寺是五二〇年焚毀呢？抑或是五三四年焚毀？胡適自己都弄不清楚！他還苛責道宣續高僧傳的資料不正確！又說古人的紀錄是「神話」「雪球越滾越大！」

（2）胡適在「楞伽宗考」之中說，印度南部人身體發育甚早，所以少年人往往顯出老態，很容易被人認作老人，達摩初到中國時，年紀雖輕，大概已被中國人誤認老頭子，他也樂得自認年高，後來在中國住久了，真老了，只好自言一百五十歲了。但是胡適在「菩提達摩考」一文中，却說：「……當時一個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國來，道不易行，所以自稱為一百五十歲，大概是由於印度是熱帶，人多早熟，早生鬚鬚，故自稱一百五十歲，以便受人尊敬吧？……」

這兩段大有出入，前一段是指達摩到了年老才只好自認一百五十歲，後一文是說達摩年輕到中國時已自稱一百五十歲，胡適自己都弄不清楚，到底是達摩一到中國就自稱一百五十歲呢？抑或老了才自稱？叫我們無所依從！

(3) 胡適在散文中均指稱道宣的續高僧傳不確，是「偽造」，道宣的「達摩於普通八年到中國是不確的。」但是，胡適却深信道宣所說達摩是「南天竺婆羅門種」，他更深信道宣所作的「僧副傳」所列出的僧副生年為四六四年，歿時為普通五年（五二七年），胡適因此用僧副傳作為唯一的證據來否定達摩抵華是在五二〇年，他說僧副追隨達摩之時，大約二十多歲，那麼是在四八五至四九〇年之間。

(4) 胡適認為楊銜之的資料可靠，但是他採用洛陽伽藍記中所說達摩是波斯人之說，胡適對這兩種文獻的信服深度已經是前後矛盾互相逕庭了，他說可靠的，他又不採用，他說不可靠的續高僧傳，他却又採用其中的「僧副傳」作為否定達摩的武器，胡適的治學方法真是足景式後世了！

(5) 胡適說僧副三十歲已往南方了，故此投師於達摩應是二十多歲之時，此論有漏洞——僧副為什麼不可以往來於南北之間？為什麼一越南方就不北返？為什麼不可能在晚年北返才皈依達摩？胡適太武斷了，他是為了遷就他的推想假設的達摩於四七〇年代到中國而又把毫無依據地硬說僧副是二十多歲拜師達摩，好作為他的推論證據，這是很強詞奪理的。胡適完全沒有足夠的資料來支持僧副廿餘歲拜師達摩。

僧副傳並沒有這樣說，它根本沒有提及僧副何時才皈依達摩。

胡適先生這幾段的確是「大胆的假設」到極了！可惜他在世時未能「小心予以求証」，就這一段而論，胡適之首先違背了他自己的著名治學方法「大胆假設，小心求証」！

怎樣說呢？

我們不妨分析一下。

胡適認為達摩「自稱一百五十歲」，胡氏語氣顯然認為達摩是說了謊「以便受人尊敬」，首先，胡氏不了解佛家首重戒妄語！即使是在家人的五戒之中，也戒妄語，即是戒說謊，何況受過圓具足戒的出家人？何況達摩祖師那樣道行高深佛理精妙的高僧？他怎會「以便受人尊敬」而說謊？胡適之未免過份「大胆假設」來誣陷古人了！也未免太厚誣聖人了！

胡適顯然完全不懂得人類學生物學及各種新科學，他只會向故紙堆中捉字虱，他心中有先入為主的成見，他認為人類不可能有一百五十歲那麼老！

請看高加索山脈高地民族的長壽紀錄（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多次刊出），在黑海邊緣的佐治亞邦國（今屬蘇聯）的高加索山上，村人貧窮，終年勞苦耕種，難得一飽，只有大節日才有肉吃，村人最年輕的老人，也高壽達二百二十多歲，也還每日上山下山採樵牧羊，最高壽的老人從一百四十歲到一百五十、一百六十多歲都有，也都依然健步如飛，負薪勞作不息，他們的祖先有些壽達兩百歲，現代的人也平均在百四五十歲左右。

請看，南美洲印地斯山脈（在秘魯與智利一帶），萬尺高山上的印加族（應譯為殷家族，因為他們是中國殷朝的亡命子孫後代，古代文字與中國殷周相似，已有西方學者考證如此推斷——不在本文討論之列。（這些貧苦的高山土著，祖先已被西班牙人滅亡，文化也被西班牙天主教會摧毀於十六世紀，倖存的子孫，人數已無多，少數住在高山上，仍未與西班牙人通婚，保持純血統的，多數都是長壽者。例如被稱為當今全世界最高壽的一位殷家酋長，已經一百四十三歲，前年死了第二十多任老婆，他還公開徵婚，轟動一時。

墨西哥的高山土著，也有一個現已一百二十多歲的老人，也要再娶老婆！

（未完）